

式古堂集



式古堂集

關中張雲翼又南甫著

靜觀堂記

人之言曰官如傳舍余獨以爲不然夫以傳舍
視其官則必有苟且因循之弊或至小大廢弛
非善道也翼遭遇 聖主爲太平邊帥常捐已
貲構堂於署中雖偃仰是資亦欲後之來者知
余不敢不勤其官有如斯堂矣堂之北因其覆

五古堂集
土衣以文石畧具丘壑兼植花竹退食之暇登高而望見煙洲霞嶼在遠近之間至若翠巘重封清江連繞西北接汀漳之阻東南盡波濤之險此畱從效之所以據有一方而近世海寇之所以出沒而窺伺也今國家鼎盛建大帥於斯地控扼要害桑土未雨至矣有邊疆之責者安得不加之意哉旣成乃卽亭臺洞沼之幽合而名之以堂曰靜觀因刊石而爲之記

清源山記

余于丙寅冬蒞泉越次年丁卯春時和景清機務旣飭欲升高以相形勝非癖遊如騷人墨叟携風雲月露之句徒品石題泉也清源爲州主山實稱勝不可不一至而山之意態余于署齋對之殊久有如故人然曉出北郊抵麓由礪道漸高漸異直登齊雲之峰看裴道人蛻巖裴脫蛻于嵌州人泥軀祀之蓋與董伯華蔡如金諸

仙皆能弭鬼魅祈災福有功州人非搗玉杵遇
雲英者祀之亦正也循巖而轉上爲清源洞洞
在中台峰頂下臨洛陽江見雙橋各架海激乘
潮勢上下如鬪長虹因嘆蔡忠惠不作此梁是
江奚啻天塹然以固一州之封守無寧利涉以
濟民美哉洋洋其實在德不在險也自中台稍
凹而前有僊人遺趾余聞蒙莊言至人之息也
以踵豈其羽化猶存足跡耶再前則爲遵巖在

左台峰頂巨石偃亘周數百武是名百丈坪有
三石塔乃僧可遵所建東降爲半嶺爲棲霞靈
源然漸且下矣仍轉至中台張幕列坐與諸客
望海是日微晴遠天猶蔽夙霧並以海氣相吞
含了不可辨遂之南臺蓋清源共峙三峰昂然
天際亦爲三台山旣歷中左二台此卽右台也
頂起三石削如樓臺下石皆巒岈鄭重俯視城
郭村墟江光映帶歷歷如畫四顧山川逼溟渤

而連蒼梧表以紫帽龍首之峰扼以金鷄石筍
之阻允爲形勝之區哉最後至泉泉在山腰于
石中暗坼孔竅如漬乳然實名孔泉訛爲乳也
余謂郡中固有夫子泉矣道脉潛通匯原于一
州之絃誦開自歐陽行周于宋則有游定夫劉
彥修朱韋齋考亭諸大儒振興雅化旣稱爲海
濱鄒魯卽謂此泉發源洙泗俾州之人士永沐
浴于道澤而甲冑忠信干櫓禮義金湯在人心
風俗又何形勝之足云守此者與爲威帥寧爲
福帥與爲謀將寧爲儒將居不廢詩書出則事
登臨卻縠羊祜固所願學而乃以山水之情必
讓于騷人墨叟耶夕嵐滿谷暮景沒林遂匆匆
出山山有三十六巖洞昔人題詠字畫多道美
余暇日再爲窮探當詳記之

鼓山記

丁卯秋九月余自泉至福州郡公務畢因出東門爲鼓山之遊是爲郡鎮山山後卽大海云登其巔可望琉球至麓卽踏石級逶迤轉上級殊濶時風雨初收如經灑掃潔于砌玉旁皆青松亭亭比立于踈影中時見瀑流隨岡勢紆迴色若浮雪淙潺聲亂瀉而下至湧泉寺門寺僧霖公者延入啜茗于聖箭堂略話大乘之義余意

在山急出窮探霖公亦不知余之能解禪理也
由迴廊看別院所藏舍利貯高龕晶瓶中靈光
外射霖公謂隨人現善惡像各不一余照之實
見佛影云此福相也余謂佛解脫相離相滅相
終歸于空而空王猶以相覺迷耶並看佛齒齒
甚鉅因憶僧伽羅刹經云如來齒上有千輻輪
相今畱此則重涉于相矣出經浴鳳池旁五色
雀旣藻羽而去惟潭影足空人心忽作小雨仰

視劣崩峰秃于雲烟中憾不獲凌大頂觀海以
望琉球乃出寺折而左看所湧之泉自石竇中
噴出流而爲澗相傳僧神晏巖居厭其嘈聒喝
轉之水遂東注而西澗以涸余又謂釋氏安禪
入定身心無着猶聽有聲耶澗底東壁卽晏所
居稱國師巖云于此掇食石乳指痕猶存是又
空中一相也過石梁行松磴中憇坐天風海濤
之亭亭因趙汝愚詩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

直送海濤來之句朱文公愛之書四字于石俯
瞰郡城市塵闐闐麗譙浮圖鬪出三山之間江
光如帶繞村落而下鼓之裔山與右之旗山諸
巒相夾束流以逕于南是余自泉往來之津也
昇平之世海澄山麗旣無容援桴命衆使闐闐
者並奏其聲而福田利益惟談慈氏之善導益
殿炎邦如清涼之域獨以明日卽將南轅不能
畱宿山中與霖公深話殊爲繾綣者久之

靜觀池雙蓮記

聖天子開闢海疆武功旣濯文治用孚其命翼
守是土也 臨軒授鉞之次說易賦詩諄諄然
期以文事飾諸武備翼蒞泉仰副德意益重忠
信甲冑禮義干櫓之說而首以勸士當是時島
洋久入版圖海波晏則山亦絕莽兵銷鋒鏑戶
習弦誦軍書旣不旁午乃得時引士橫經講藝
欲續小山藜竹之勝於是擴署西偏築靜觀別

苑爲延攬群士所又於敦說堂後鑿池方二十丈石架飛梁流通暗水泓涵澄碧因蒔蓮其中非飾觀自偃息也蓋象士之以會文至者同方類聚亦如紺房珠寶輝映於金塘翠沼也池成於康熙戊辰之春越次年己巳五月雙蓮遂孕其孕也孤莖挺然萼相比儼結兩髻含芳包采此如士風雨雞鳴連床相對而抱璞愛鼎也其吐也電發星懸各出蒂以競前交舒而恐後此

如士甫就公車騰驤王路俱欲獻策金馬門謀占鰲以奪錦也迨其爛熳兩千葉相倚簇不見蒂灼葩四耀此又如士連登結綬相揖讓於廷賡歌喜起交贊而不爭適余客有建州謝傅公河濱李標赤先爲詩紀瑞而泉士亦群相和余謝之曰余昔在卿班侍講幄爲文學侍從臣習見主上聖神不言符瑞惟勵精於文治茲草木之祥旣不當聞於朝又何得以池鑿自我

花開於署輒自爲瑞余惟知體 聖天子右文
崇儒之意以文事飾武備而已且余初蒞泉卽
以魁瑞雙蓮試諸生賦詩矣攷泉志紹興慶元
間曾兩開郡學一應梁公克家廷策第一一應
曾公從龍進士第一皆官少師事業麟炳爲宋
名臣距今幾六百年而余池復開余仍願以其
瑞公之泉士焉夫士而蔚起魁藻榜冠瓊林人
瑞也升華於朝師師濟濟以黼黻皇猷卽國瑞
也余於泉復望有兩少師者出而後爲國樹人
之心始以快爰記於石以俟後驗云

關廟記

關壯繆之祀久而彌盛以德以節在晉人已有
聖賢之目嘗自言曰心在人之中日在天之上
以心喻日其光明也以人喻天其廣大也漢季
道學于斯爲真閩號海濱鄒魯泉州實彬彬嚮
學余于康熙丙寅歲守土此邦戊辰秋乃建是
廟蓋欽侯忠義以大節昭英靈尤以至德禪文
化與旣捐俸錢合營將弁亦爭輸金襄成卽此

可以驗人心而易爲感興也勒石記之

紫帽山記

紫帽與清源對峙其秀以峰勝巖崿雄聳尤可
觀海庚午之秋擇晴日以往味爽出刺桐城星
踈月澹江村在烟水中遙看十二峰猶螺黛淺
畫如初粧然前行者燃炬陂塘間與曉霞之光
上下相接獨以岡阜四合不卽見日心知陽鳥
已爲羲和鞭出矣至麓減從散馬于平林豐草
之旁擁肩輿自嶺背凌仄磴而上殊峻險忽轉

云古堂集
一徑則諸峰朗豁暄景滿空小憇梵殿謂卽金
粟洞洞不可見所傳宋寧宗書亦磨滅莫辨咏
白玉蟾詩頗憶鄭文叔仙術旣靈何不使此方
之粟常化精金乃止以犒寓書羽流耶傍巖而
左峰且屹岫輿不可肩偕遊之客惟李子標赤
同躡其巔是名凌霄竦然獨尊俯見畱麓之從
馬寸人豆紛紛如蟻居然兩界仰看蒼穹渾不
難捧日月而拂星斗因謂標赤曰天聽匪遠帝

座所在無不可通惜君家青蓮獨未至此一問
耳峰尖舊有塔亦緣峰名有龍起其中塔遂禿
余又曰神物爲霖長遍天下宜不戀此巖穴也
降而右卽紫帽峰峰殊平因敞幔亭與諸客踞
坐此時雲物俱空惟日是紫峰亦脫帽露頂若
示人以坦易西北則大鳥等山蜿蜒而來趨走
惟謹至此皆拱伏東南則鯤壑鱗穴明滅于沚
洋之間乾坤一氣萬象空濛又恨不乘長風卽

破巨浪其中然天下有道久晏海波余無事爲
宗元幹而守土此邦惟遊詠太平山水文章喜
諸客皆如枚叔客亦曰觀止矣觀止矣于是舉
觴屬飲各賦近體詩數章而去

獵記
德濟門外原隰殊平行庚午仲冬農旣隙先命
選地于大營之南有山不童者率將士以獵前
一日宿大營據高阜列塞壕月自滄波中上相
照如關山蚤有獲豹一狸二者來獻于轅從獵
諸軍環轅爲壘余于中帳聞羣馬嘶風氣彌壯
昧爽出大營先之以角聲列數十隊于前余跨
紫騮其中後擁騎士數百旌旗相望延袤可五

里許映以晨曦飛揚有色而載燧負弩之徒蚤
列山谷旁拱聽指撝遂令陟嶺倏滿嶺脊如嶺
之鬣隨其凸凹余率衆騎合于青石鋪兩山夾
下中爲林藪排騎于峪口如張羅各控弦握箬
以俟聞風礮聲自草石中出爭相驅從爲喜鷹
隼之群亦搏空奮擊競猛于人此時景晦長烟
風振灌木余下馬高岡坐虎茵亦擇大羽以待
射日逾中卽令罷獵獵者以幽壑尚有潛獸弗

如丘陵爲不慊然所獲縱豸差可饗士遂返大
營與之酒如飲至然次日東行風作峭寒曉山
頗凜冽于炎州五年始見霜憶王右丞渭城之
詩風勁馬輕諸軍餘勢猶如初出獵時過安平
橋橋長八百餘丈橫空亘海口爲市舶往來之
津東看紫烟與積水相浮島嶼在有無之間潮
尚未至橋益危馬蹄聲如踏鐵度橋經石井鎮
以還泉州自重洋內附民不知兵見獵騎過爭

出村柵相看摩肩接踵者滿道則是獵也非以示軍容欲習武于橐弓銷甲之時而于田除獸殊亦因民旂旒整暇無不可以見太平氣象也爰書以爲記

東嶽雨記

康熙三十年夏四月泉州不雨民肩水以漑來牟溪井皆涸稻田旣如石且不可秧泉之監司下牧與令皆憂之各爲祈湫民亦籲于羣神白衣中幼者跣行于前十步一起止壯者老者藝香火于後而舁神其中鳴金鼓以導神亦素冠縞衣持柳枝如行雨狀號呼之聲自晝入夜余聞而悲謀所以禱之或曰泉瀕海宜告龍之宮

或曰泉有山蔡忠惠禱于金鷄真文忠禱于紫澤余思上帝賜康必專嶽臣維嶽興霖先出雲雨岱峙于東親爲天孫所以始成萬物通元化氣主乎生而尤傳膚寸之靈獨能不崇朝速遍天下泉之東郊既有嶽祠不獨配位于魯而許分禋祀于極南瀛壖之間知以生生之氣無遠弗届有其感之當無不立應乃建壇于祠蔬食致齋爲文以告之雲殊有滄雨猶細未至優渥

余自署門復屏輿馬徒步以致誠是夕雷大作雲旣同祁祁如注倏倒石吞江不止若傾盆繼以霖霖者數日平海一路諸邑皆足于是泉之民爭來頌余夫雨暘時若百室盈寧守土者之所大慶也 聖天子化洽南服 神威所震鯨鯢且久遁區區旱魃自不能肆乃虐而含澤布氣如喬嶽者亦莫不樂效其靈余何敢貪天功忘 帝德不思所以答神貺哉藝稻旣畢晴日

麗郊乃率衆民報賽之並題祠額曰霖沾膚寸

云賦新詩

九日山記

泉州之西山川鬱盤有江自北來會南安雙溪之水歷金溪黃龍逕于石笋橋下是稱笋江湖江而上十五里有山曰九日與衍明秀傳爲士大夫探憇登高之所今年雨暘時若萬寶旣升余欲行郊原眎其盈寧之象因偕賓從遊焉出臨漳門夙于橋畔連三舸爲方舟載絃管壺觴于後乘風潮揚颿先之以漁艇縱橫水面計烹

鮮以供客是時曉嵐依浪新日暄沙洲渚之間
時有野老結綵于竹鳴社鼓相逐而從行列校
人馬雜岸知讓道襍襖者俾各携嬰扶杖以觀
余屢停舟詢其歲計溷于方言殊不多解但指
顧箬屋稻畦鷄犬烟火色欣欣有喜也因命射
于浦使糾桓者決拾破的少示扞圉衛民之意
日中始抵通濟橋橋旣圯剩索址如封堠玉虹
偃波不可以跨橋西爲金鷄山東卽九日迺登

岸經延福寺廢址先陟姜相臺是以直諫忤德
宗貶此築室與秦系相近者也系之穴石註老
處則在臺西遂由東峰凌頂俯瞰江光縈繞羣
山衆壑間南放于海蒼蒼茫茫目不可窮降自
石佛巖後折而前見系所爲爐碾盆硯遺蹟宛
然并看蘓才翁所篆高士峰字蒼勁古質如睹
系之爲人客曰山故有松千章盡東晉時物今
無一存者憶王梅谿所咏無名木亦失所在短

荆衰草不復幽閔山其減容哉余應之曰山自
秀結木由後起方喜尚素取真還于元始夫何
謂乎如童也日將夕自秦君亭移坐一眺石于
碧玉峽踏仄磴而下過無等巖尋前徑以歸余
顧謂客曰山以人重盛衰之故山亦不能不聽
消長于人方九日之盛于唐則高隱如公輔公
緒于宋則遊詠如朱文公陳休齋而磨崖紀勝
則又有若蘓魏公蔡忠惠之所揮題乃俱湮滅

于岩壁之間與琴泉雲井三十六奇鞠爲茂草
今九日旣衰自有起者追蹤古人重爲山靈生
色山卽厚自斂寧能止林木之不復滋蔚乎然
山終亭亭無意增華惟知觸石興雲爲雨澤以
相化育而已何有于人事之消長耶客曰諒哉
如公言此大臣端朴不事緣飾殫靖共以亮工
之義也請書其語以爲記遂相與登舟泛月飲
酒賦詩笙歌逸奏燈火蔽江而夾岸人影猶依

依走送直至石筭橋此記已成其時則康熙三十
十年閏七月十五也

曲阜謁孔子廟記

皇清康熙三十年冬十二月十二日一等侯管
福建全省陸路提督事務前大理寺卿張雲翼
自入 覲回趨曲阜恭謁先師孔子廟伏拜于
下瞻仰聖容愾然動江漢秋陽之思循行基序
讀諸碑手摩所植檜其文左旋屹如玉柱歎神
明之力造化之功焉時 聖天子以前年幸魯
成禮方命官繕修文明之象煥然益新雲翼生

五古堂集
周公之鄉今至公封國因思山川效靈篤生我先師接二帝三王之統嘗自言夢公蓋欲行公之道者顧尊賢親親之治萬古不泯而盛衰代謝魯社已墟唯文宣之宮遁世彌崇然則德配天地悠久無疆不于公有光也哉雲翼何知又安能贊一辭謹礮石以記感歎之懷云爾

謁孔林記

謁廟次日由曲阜城直北方數里古木兩列如侍如衛從中趨而進是爲孔林夫以至聖之藏特以林名示尊也然望其林實蒼鬱雖在歲寒陰陰如夏入阡門傍輦道折而西過洙水橋水流琮潺似聽簫韶奏大成之樂越數十武拜于稜殿下升其階洋洋如覩起敬起畏猶在廟也自殿側轉而後爲端木氏所植楷楷亦勁挺如

檜翼聞門人治墓各種其里之樹當得三千株
而楷巍然獨異抑其獨居三年滋培有加天實
寵靈之表異于群賢俾其所植神物呵護鳥之
所不得啄蟲之所不得蝕風雨雷霆之所不得
摧而亭亭直上亦表異于群木耶由甬道正中
爲泗水侯墓右稍下爲宗聖墓至聖之墓則在
宗聖上却自泗水侯墓又折而西也旁有室謂
卽端木氏築場之廬封原負斧逶增如山萬木
相拱一禽不巢雖網緼之氣與天地相涵恍若
身遊元化之始而曉日方升旣和且麗又想見
道炳中天能使萬古不爲長夜又何敢以泉路
幽宮作尋常霜露之感也瞻仰旣遂乃肅然而
退

曲阜謁周公廟記

出孔林由曲阜城隅而東方四五里云是魯大廟中殿祀周文公後三楹祀魯公至傾公三十三主或曰卽靈光殿故址其東偏則指為孔子問禮處夫孔子幼習俎豆威儀器數不敢矜為已嫻敬之至禮之意也實深合制作之原無非夢公之心而見諸其行蓋公固孔子之所尊建乃宗國又山川土田之是錫今則洙泗尼山皆

歸仰止于孔林而魯城既浚廟在郊野至曲阜者幾忘公公靈未妥孔子亦不嫌矣然少昊之墟乃元子所之之國公負展之心終繫宗周則薦享之獨崇于西岐也固宜今聖天子旣幸闕里特徵東野錫之爵置祭田五千畝以供廟祀又濶大垣宇新其松桷使尊賢親親之區永思公德公之靈旣洋洋如覩而宣聖之心亦以慰鐘鼓嗶嗶萬世一儼若一聖人對越在上更儼若一聖人駿奔于下翼今者載拜瞻仰又奚敢不敬同謁之人爲金陵魏博河濱李建其時則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也

泗泉記

按泗出陪尾山會涉入淮酈道元謂在魯下故
城東南桃墟西北今去泗水縣五十里余自曲
阜一日至泉上宿焉層岡瀰迤密樹蕭森泉在
凸凹間前豎楔曰泉林沿于孔林遂傳有聖蹟
構亭其中謂子在川上卽此地其泉不一爭相
歎涌或檻而直上或泛而側出俱以咫尺滙泠
然澄泓漸濶谿澗折流而下淙潺有聲余循嵯

壁看諸碣各泉皆有題名甚且目其旁爲濯纓處余大噱水固有四源合而出故曰泗又安從分其清與濁乃聽歌滄浪耶且混混耳盈科之始而逝哉一嘆奚定其卽在是也然余自闕里來指顧原野恒爲動容臨一水曰是孔子之所曾涉也踰一阜曰是孔子之所曾陟也過一林曰是孔子之所曾憇而于此携群弟子往也况以浮磬之原自未有不曳履而至倚杖以觀今者高山古木悠然泉鳴實若有孔子在可以接音容而聞聲振復何疑乎前年今上駐蹕臨幸品泉作記勒之翠碑而聖蹟且益以永余于茲溯懷景仰悟道體之不息嘆教澤之常存是時夕影旣下猶留連不能去云

惠山元日記

辛未臈杪余入

觀回至廣陵駕舟渡京江過

蘭陵兩朝暮卽抵無錫適當除日云憶前戊辰亦自觀回曾度歲于惠山今仍鼓棹入艤舟橋頭酒家之岍尋秦園止焉園在惠麓引惠泉之水暗流于石假山內忽涌而出轉崕有聲如古琴如哀玉瀉于嘉樹堂爲大沼架檐廊于其上通修梁而前盤盤曲曲則爲園中諸臺榭之

勝是時梅花盛開清芬浮座內人衣帶皆香因
沽三白與諸客盡醉夜闌而罷次日壬申元旦
天氣澄淑霏微滿巖壑間乃入寺復至泉上泉
今有御題覺桑苧翁所品爲第二者且欲跨
中泠而上之終憾未携東坡小團月以試之望
九龍山自西來嶮崎峯嶸稍折而東爲錫山有
塔在雲表登其巔可眺太湖今天下清寧山久
不生錫亦惟朝廷有道余則憶鳴珂拜闕時矣

客曰公昔爲大尉是日也鐘鳴入鴈行天子
陳黃麾玉輅而設樽賜旛率先公及出爲帥集
列校交戟下以屠蕪饗士二十年來固未泛椒
栢于泉石也客又曰吾儕里居旣折松懸葦與
宗黨姻婭醉春盤以相歡亦未在名山水間也
今從公遊盍醉諸遂與歸園飲酒酒酣謂客曰
余兩度于此湖山實有緣而園以秦名則念生
初于西京皆有合也于是乎記

賦于西京皆蘇合也于吳牛賦

余兩遊于與賦山實存蘇而固以蘇

今游公越其輶流海曲誠固與

宗嚴國微制詩體以

賦于吳可也

賦于吳可也

賦于吳可也

賦于吳可也

蘭谿上元記

壬申履端後揚舲過吳郡數日抵武林復入錢

塘之舟泝桐江而上計上元期近當擇勝地仿

玉燭寶典所記欲為脯食酹酒于水湄是夕適

至婺之蘭谿縣縣以山水得名所云蘭陰之山

澱水出焉又引香山支流合龍門之水滙于城

下城亘于山以闔闔為曲舛艤舟而登踏石磴

數轉而至山巔山危百十丈下即臨水因張燈

小閣與客燕飲縣之宰餽以饌具並遣吳兒度
曲俳優奏技于前城中人鳴鼓聒天持燎照地
競選材童皆男爲女服各騎燭馬來來踏歌以
爲戲卽于閣爭擲爆竹而下于山腰作疾雷聲
衆谷皆應水中舟之檣亦盡懸炬踈踈密密十
里相接又浮數十小艇燃火樹放銀花往來波
面從閣中俯視之實如身在星斗以上不止摩
羽天門矣余謂客曰我生四十一元宵插柳州

里傳柑 帝鄉至爲帥臣曾不惜貯油以令百
姓歡太平有象旣無事三鼓奪關乃得棲遲道
周燕良宵于山水佳處固不必賽紫姑作蠶卜
也語未了風雨倏至命扶醉客同下山歸舟

蔡忠惠公祠堂記

關中張雲翼以大理卿提師駐泉六載中兩入
覲往來萬安橋拜蔡忠惠公祠讀其碑因論其
世當仁宗銳意太平任用君子以成慶曆之治
皆公四賢一不肖詩有以開之迨入諫院又多
補益知制誥輒有封還今觀其詞翰清遒如見
生平端鯁允爲人臣立朝之則其守泉也惠義
丕著而德在民生蓋與橋同永云余景慕遺徽

事當不斤斤帖括中號知人得士而已舟過富
沙聞適駐節行臺僕亦飛橈急下不獲面罄所
云因念建陽之大林谷實爲考亭夫子佳城子
姓有廬松楸無恙已遣專員具牲帛並存問其
後猶媿薦酒陳辭未遑親拜于馬鬣封前唯遠
對九峰以望雲烟鬱蒼之色度臺下噓植斯文
培滋道脉必期有妥於先賢而僕仍不能已于
言者尚冀崇篤是誼加意而優恤之俾其苗裔
亦如其先之依劉子羽更飭守土者虔脩伏臘
嚴禁樵蘇實一佳事一美政也僕蒞溫陵卽思
葺書院延耆碩以續石井鰲頭之風商質有時
肅函先佈惟照在不宣

與李閣學書

先生奉溫綸發仙署以慰將母之懷僕亦獲
瞻紫氣比于尹喜畱連杯酒間霽月照人俱見
內聖外王之學蓋僕久企風節澈鄉李子德王
山史又屢談及先生才品高卓雄視百代不意
分符珂里今得亟見之敬獻二詩以咏盛德因
思先生紹程朱之緒大儒也居班馬之任良史
也擅場執耳又騷雅之宗工也僕嘗謂詩與史

通而性命之學卽寓其中三代前尚無異端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禮樂化天下而道德仁義之士不挾理以爭鳴故太史觀風惟取列國貞淫以備勸懲詩卽史耳自詩亡春秋作吾夫子乃取其義以史繼詩遂有刪後無詩之說由漢而下苟忠愛之士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猶得稱之爲詩史是詩史之相通久矣然詩之極曰無邪史之極曰公公與無邪則又性命之學之事

也及唐宗索視日錄而貞觀以來史亦遂亡宋儒值世之窮詩無可採史不徵信不得已談正心訓誠意理學乃作詩固落入窠臼大雅之音旣淪且墜考亭集諸儒之成實惟綱目一書字寓褒貶上接春秋大一統之義而是非予奪之公又自誠正之學發而爲之詩也史也理學也之三著上下數千年間次相亡亦遞相作而實互相維沿及近代缺其一遂不可以爲治今

聖主敦風雅重聲律以性情之道陶鑄太平復
選鴻辭開史局海以內者儒碩士見上之崇道
右文也皆欲毅然以講學自任謀所以淑人心
端風教而天下當永治焉以軼美于三代不難
先生旣嫺四聲更擅三長在蘭臺石室之中而
宣清廟明堂之奏矧浩然正氣歷變而貞蓋直
養素深優入於賢關聖域於三者可謂兼之以
此黼黻皇猷所稱得位行道者卽僕不才亦思

說詩究史弁葺石井藂竹之院而欲附于先生
後仿吾宗橫渠之與君家愿中夫子關閩共興
願學有志但媿初出中班謬制外閩又慮不學
無術越軍旅而語俎豆以益空譚之羞近惟靖
盜安民聊先盡諸實事安邑負山環溪或有鼠
輩出沒其中有所確聞祈密示當卽擒之使史
不書萑苻詩不賦綠林經正而民興亦所以爲
先生衛道也前所言李子德以博學聞信推史

才王山史負德行兼以詞翰著又李中孚者抱
道而潛屢徵不起聞先生之風及此時給假里
居僕當邀其携杖至止或詩或史或以性命之
學各抒其所長共訂千秋大業耳偶效傾吐輒
忘固陋以塵穢視聽伏惟裁而教之幸甚

與張撫軍書

楚中傳烽之驚揣其情勢變起倉卒自無深謀
遠計畧觀探報之詞卽一名稱間穿窬伎倆亦
已畢露矣第柯公蒞政之始新令發劓或稍近
於嚴急而向自前撫被議天使執法之際同時
文武不無惴惴恐畏兼之制府檠戟臨流惆悵
藩司補苴仰屋徘徊是地方人心類多未安而
奸宄之徒因而激成此禍耳然裁兵是一大關

係事僕在秦省所目經者皆以委曲散遣多方安插始保無虞況此事緒紛紛豈易帖然乎至大譟時撫標兩營不聞巷戰之聲殆必先與之合而凶豎陳姓者不知何許人察撫標中有遊擊陳義福建人或是其人耶此人輕躁好動無成不足爲慮但未必是渠爲魁而渠或亦身在其中矣武昌本四戰之地黃州僅一江之隔而守將不知赴援猶或可解至一見賊檄抱頭鼠

竄是尚可責以親上死長之義乎今聞荊州大兵已抵漢川去黃州不遠卽襄一路已絕奔逸之患而湖南提鎮之兵勢處上游彼亦未能飛渡特所虞者江右空虛耳地旣密邇又爲閩廣門戶彼旣不敢順流北下而西南二面又扼其吭此不東走洪都漸窺嶺海唯有困守孤城苟延待盡而已以情計較之此輩各有身家譬如戀穴之虎必不能離其巢窟吞噬四出也僕之

愚謂若移武林之師直入南昌四面之勢既合
不過旬月間必有斬其頭以降者可不血刃而
定矣贛州城池險固爲閩粵藩籬重兵守之則
五嶺晏安此亦握筭者之所必及也制府駐節
延平與江右聲援相接壯其敵愾自屬規畫良
謨然至于以衝要論之汀州南達漳郡北通贛
府最爲要險邵武其次也閩中物情先生所洞
曉者制府初到恐猶未悉故欲處近北四達之

地以示形制之勢而僕以爲方今之急常在水
而不在山若論居中肆應必須水路兼顧先使
我無闕墻之慮而後可以禦外至之侮則沿海
一帶尤所宜加之意者僕以越俎之言未可屢
瀆先生聞問相近水陸之地皆在轄封共抒碩
畫以襄王事知不俟僕之一得而僕以應變方
畧更深有望於先生也惟冀高明裁之臨楮不
勝禱切

湖海

器更器林望於次主也非與高何然之論辭不
 盡以寡王事賦不始對之...
 實...
 一帶...
 非無...
 而...
 以...

與高督學書

臺下秉鑑八閩雅化淪浹人所共仰僕嘗私謂
 嶺越士習較十四國為易變臺下又實心舉政
 不僅僅眎帖括為具文將見風聲之復古因樂
 有所布於台端夫閩之文教始於唐而盛於宋
 常袞歐陽詹以後考亭愿中諸先生力事振興
 書院遍於郡邑弦誦徹于幽荒固所稱海濱鄒
 魯也開之者近則流風遺俗教澤尚新而人心

未玩非若十四國之去古浸遠濫觴之勢日倒
江河而差難挽也僕於閩三年又嘗進諸弟子
員而試之文詞悉雅馴知僕崇尚斯道亦恒樂
以其藝來與之坐而談退皆爭自淬勵相感以
興僕分符守土雖值清晏得不廢所嗜固無教
化之責董率之權而猶能激勸乃士故知較諸
國爲易變也况得位行事如臺下而以實心舉
政者乎或又謂制科之弊時文爲甚欲求復古

豈在帖括夫士風日凌孝廉不可舉賢良方正
不可選旣取士以文則古莫古於時文以其代
六經四子之言而發舒其義蘊庶勝所爲詩詞
歌賦者 國家監古定制謂非此無以陶淑其
心志而規趨于聖賢以達用于政事豈爲不肖
者竊取功名之資故觀其文之峭以潔者而士
必有志觀其文之宏以肆者而士必有才志與
才兼卽夫子與端木氏論士之士焉者也猶懼

有僞托者焉必深論其氣骨與其器識陳言襲
取是爲詭隨矯拂立異終非醇修持此以衡真
不啻孫陽相馬八公相鶴之可立而辨者臺下
欲拔實才務遴真品當不爲支離浮詞所炫動
亦如相馬者得於牝牡驪黃之外相鶴者求諸
凌雲搏漢之表其不才如沙蟲鴛鴦皆動股而
思鳴奮腕以爭馳矣蓋上以實倡下以實應小
人有草偃之德而况於士况于閩易變之士語

曰三年有成將見烝烝動化豈惟帖括中知人
得士爲制科之勝且將以述志之言敦明道學
文皆有功傳註人自漸摩德義於以駕宋唐而
復鄒魯是惟臺下以實心造之而已偶效傾吐
輒爲奏記儻克采鑒俟駐節泉南猶思面罄所
云

祭致仕魏大司寇文

嗚呼古之所謂大人先生者豈不以才不世出
德可及物上以關乎廟社下以係乎民生是故
其道行則人被其澤而國家收立賢之效道不
行則獨善其身而後世猶傳明道之功若乃遭
遇盛時庸登九列身老乞閒以禮去國如我庸
齋魏先生者詎易得之于近古之世此蓋主
上聰睿洞徹淵微察其耿介之操許其勤敏之

志寄任耳目而爲御史大夫者三年其間將順
彌補忠言讜論激揚清濁改易龔俗天下士大
夫莫不引領思望風采及晉位司寇夙夜在公
矜慎出入嚴以明罰不乖天地之心寬以布惠
不墮 祖宗之法輕重平允獄無久淹凡皆本
之學術出以至誠是以 帝嘉乃心倚俾愈重
中外之人亦罔弗以鹽梅霖雨期之而公老矣
嗚呼惜哉余年實少於公仕則同朝竊嘗親承

道範溫恭端慤無以異人然而 廟堂議論持
正不阿卽宴閒之會言必止乎禮義心必矢以
公忠聖賢爲期絕學共勵立身行已坦然明白
可不謂之君子已乎夫其侃侃大臣之節進可
以結 人主之知則道行於一時而澤被於四
海矣逮其引年家食退不違止足之分信義服
鄉里文章著簡編鮮獨善之名而有明道之實
視古之不得志于時而徒托空言以自表見者

又何如哉然則數命修短出處得失人之所以
畱憾者公皆居之有餘余之悲公者則其體國
愛君之心終有不能自已于中而惜乎其人
之已亡也

祭劉方伯文

憶丙寅之秋余以蒙恩陞見將之七閩揚舲
南下道過吳門於是開府方伯諸公枉顧舟中
惟我公一見如故雖古所稱傾蓋言歡殆不能
過方其許生平期久要若手之有左右而琴瑟
鐘鼓之和聲也若維之與楫而水與乳酪之投
也若鹽梅同器而調若璧幣異體而一用也嗚
呼余行天下交人多矣未有相知之深而念之

篤如我公者吾不知其意氣之合有莫覺其然而然者耶抑人心固有偏好見其瑜不疵其類者耶然察其識宇閎達見事風生可以肩大任決大疑丰度顛印可以立殿閣端百揆若監司之守封疆之事節鉞提衡其次也是時公方以軍儲貳政藩司聲稱藉甚別不數月荷九重特知超遷爲伯斯亦公感激圖報之日也嗟乎人臣之義莫不欲忠乃若事與心違命不由已志未伸而人已歿身雖亡而目不瞑有如我公者其亦深足悲也病革之時手書以弱子見託捧視涕零嘆息彌切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微公有言敢或忘諸第越在嶺表不獲撫柩臨穴一抒長號故於祭告之詞追述平生亦聊以寄吾之深慟而冀公九原之靈庶其有感於斯而來格來享也

祭黃叅議文

嗚呼公之逝也其年蓋七十有八矣余惟士君子立身行已在朝朝重在野野重生有華袞之榮歿而巷哭市不相舂能如是亦可謂不媿學聖賢之道者矣而世之幾此者殊未易屈指數也孰有若公之自少而壯壯而老德義服鄉里典型式後進如泰山喬嶽令人仰止而彌高者乎又孰若公之學優而仕引年以歸曳杖林泉

之下不爲富貴汨其初志者乎又孰若其道足
濟時文堪華國出處言行皆有卓然不朽者存
乎又孰若其臨患難而不憂視得喪如一致者
乎要非深於道者不及此而公實兼之所謂國
之老成後學之導師非耶迹其行事與其祿位
名壽蔚爲人倫之表而溘焉永逝則人之悲之
當不獨死生之故况余與公夙誼尤切自公建
牙西陲及余分閩南服皆習知其曠絕超世之
度而景行不遠永鑑是資一旦異路長爲古人
使仕於茲土者無所諮以爲政而後進之士於
何考德而問業焉予獨何心能無慟乎嗚呼天
不加年老成云亡蓋於此誠有不知涕之無從
者矣茲陳薄奠聊抒悲忱靈爽不昧尚其來歆

祭戚笑門文

嗚呼天之生死才人其真不可問哉方其生之
使孕于星精毓于川岳天若無遺力何復恫鬱
侘傺而又使之負志以死是天若有意焉自爲
不可問者故顛倒于其中以余所知諸才人有
文章經國得竟其所施者則其天可問有著述
名山獲終其天年者則其天可問嗚呼戚公固
才人也奚以獨遭此不可問之天也公爲泗濱

闕閱之胄騰譽鬻序兼恣情于詩酒以抒其磊
落不羈之性迨膺歲薦以明經入成均名動京
師卿相爭相識惟余得下榻相朝夕訂以平生
公餘恒置吟席擊鉢浮觴耳熱縱談洋洋灑灑
蓋公雖耽苦吟而意殊豪放相得甚歡也余以
先襄壯之變西走關中公亦待銓百里南歸淮
泗前年余奉簡命提師于閩道過江南公適
抱采薪未許偕行越二歲延之溫陵公甫至卽

患疴余夙稔其俊偉爽逸之致喜其將出而仕
也詎意公死哉會余趨陛公以筍輿從山溪
松磴之間猶日吟哦出所爲詩已多衰颯氣余
雖心疑亦不意公死也自南臺鼓柁病復作及
踰霞嶺舟次三衢而公竟長逝矣侍惟僕僮笥
存載籍而山飛慘雲江瀉哀湍余臨風悲慟恍
不知遊魂之所屆矣嗚呼公才人也進不獲文
章經國得竟其所施退不獲著述名山以終其

天年其生也何爲其死也奚速天乎天乎其真不可問哉獨憶與公久訂平生今不能相與有成空抱此志悠悠千古然死生之際交誼之所重也余延公來閩又似有天焉公雖卒于道無室孺環泣之戀余與公厚友也使卒于泗何由與之面訣益親視含殮如禮哉比于古人雞絮之誼余雖慟猶足自慰也今公之諸子已扶旅櫬歸泗余北旋過衢泣復下旣抵溫陵見所舊

館花竹依然題壁之句墨痕猶新心愈刺刺不休用遣專員具牲帛爲文以當楚些之歌載告之曰公爲清白吏後不及仕家雖中落而諸子森立余時當存恤俾其光顯及公生平所爲詩若文益不令飽飼鼠蠹致投殘簡斷帙于荒階茂草之中凡皆公未了事余願附耐久之朋而不欲俱委于不可問之天也公有靈庶其鑒信之

祭張方伯文

嗚呼士大夫功德在國家愼念在人心雖限以
修短之數溘焉而逝然與人稱述已事因憶其
風裁卽疇昔聞聲未與接者亦宛然如覩其鬚
眉故浚猶生也余守土七閩嘗聽閩人言我澹
明張公來爲觀察時值瘴雨初晴長鯨未卽斬
實繁大獄相株連公宣布朝廷德意多所平
反而又澄清諸路吏皆不能奸閩人又好談鬼

神云府前石後貌之妖祀者摩肩至阻太守不得行公遣碎之祟遂不作署門火將延于內公語土神火即外向出適有豫章人云公遷左轄承流宣化首驅酷吏有以銅物進者實範金爲之公訶擲以絕請托余聽其言如見其神明正直之爲人又云江左俗多溺女則示嚴禁復設育嬰堂以收養之因圉人疾亦皆給之藥餌無告不能殮悉予以木而細者至購奚戀親立償

券縱之去余聽其言如見其慈祥愷悌之爲人然則余與公蓋未接者而今一一如見之誰謂公沒乎余又聞公宰夏邑有循聲擢諫垣號名御史爲直指于蜀且多寬政恤其彫瘵而蚕叢魚鳧之國皆爲賦甘棠以巡行比于召伯迨還掌烏臺出使冀寧止禁旅于郊外爲之營竈食飼征駒民得不擾而兵亦悅服至今晉人猶稱之夫公敷歷中外澤被生民功傳史冊雖溘然

而逝數有修短而自當進于古名臣之列血食
春秋使百世觀感者儼睹其生氣故益知公實
不沒也公實不沒也今令嗣廉憲君復按閩如
公官閩人深相慶余亦圖亟見之不啻如見公
而適以制將去然則公縱不沒而寥絕之感實
不禁悲嘆于此矣謹遣專員刲牲酌酒並陳以
辭知公靈爽必來格也

吳宜人誄詞

嗚呼惟靈之毓秀兮萃淑德于坤貞誕延陵之
崇閥兮含蕙采與蘭英隨金玉而舞斑兮慰椿
萱以怡情迺大家之善訓兮爰詩書之是程誦
夜出之秉燭兮遂絕跡于宵行迨相攸而于歸
兮富襦悅于輶軒知夫子爲伯鸞兮屏華飾之
瑤瑛比孟光之操作兮更儆戒以鷄鳴和滌澣
以悅口兮動舅姑之歡聲感友于之式好兮看

荆萼之敷榮協妯娒而敦睦兮總婦德之相成
及高堂之謝世兮適夫子之遊京脫簪珥而襄
事兮潔籩豆以殫誠撫芝桂以慈育兮兼義方
之教明各翔步于天衢兮促別駕于南瀛奉懿
訓而登車兮期衽席此民生溯芳徽之聖善兮
膺 丹綵之褒旌耀魚軒之翟茀兮聞佩玉之
琤琤且皈依于瞿曇兮厭肥鮮之爲羹宜齊算
于洛义兮胡遽返乎化城嗟媀星之不炳兮亘
長夜以烟縈嘆令子之簽署兮乃抱慟于玃玃
念敦好之旣久兮望總帳而陳牲冀靈爽以來
格兮顧肴醴之芬清

蘇夫人誄詞

維坤貞之淑孕兮迺碩媛之應昌誕雲霄之崇
閔兮降詩禮之名鄉爰作配于高門兮肇世德
于占凰訓莫善于曹家兮敬實比于孟光相夫
子于雞鳴兮蚤蛟騰而鳳翔踐清華于仙闈兮
位彤伯于巖廊肆宗伯之禮樂兮實內德之是
勳專徽懿于黼黻兮邁婦職于尋常宜爾祿之
天錫兮眈夫人以螭章耀魚軒之翟第兮映副

筭以焜煌庶食報于未艾兮復桂茂而蘭芳齊
多男子于燕山兮儼森秀于琳瑯更文孫之繞膝
兮倍珠樹而成行還蕃衍于四世兮發麟鳳之
佳祥當偕令公于難老兮看簪笏之盈床胡驟
鸞而御鶴兮指瑤圃以徜徉嗟女儀之俱在兮
悲聖善之云亡星自墜其實婺兮嘆長夜之茫
茫惟壺範之垂世兮托彤管以載揚設生芻于
一束兮就蕙帳以相將冀雲輶之歆格兮鑒楚

些之哀章

五古堂集

